

两周青铜簠初步研究

张 婷 (西安碑林博物馆)

摘要：青铜簠是西周晚期大量出现的一个新器类，在春秋早中期得到较大发展，直至战国早期以后才逐渐衰落，此文对两周青铜簠做了初步研究，对其衰落原因提出了分析看法。

关键词：两周；青铜簠；类型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9)01-0045-07

本文讨论的这类长方形斗状器自宋以来都称为簠，查阅传世及考古发掘出土的有铭文的青铜簠，汇集到青铜簠的名称基本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𩰫、𩰫、匡等，这些自名似与现在学界通称的簠字形相去较远，簠之命名是否恰当，已有学者对此做了详细论证^[1]，鉴于目前讨论结果尚未统一，我们仍沿用旧称为是。

关于铜簠之用途，《周礼·秋官·掌客》郑“簠十”，郑玄注：“簠，稻梁器也”。很多有铭铜簠上也都提到其用途，如叔家父簠铭“用盛稻梁用”^[2]，考古发掘出土的如陕西扶风出土的伯公父簠铭文“用盛稻需梁”，山东长清仙人台出土的铜簠器内有黄色食物，经化验为粟类粘糕性物质，盖器都有铭文“用实旅梁”^[3]，山东薛国故城 M1：76 簠出土时内盛炭化的粟米类食物^[4]，由以上文献记载及铜簠铭文可知铜簠主要是用来盛放稻梁粟类的食器。

我们不完全搜集到两周青铜簠 75 件，并做了要素统计表（见附表）。两周时期的青铜簠腹部和足部变化较快，据此把汇集到的铜簠分成圈足和四足两型，再根据腹部变化分式。

A 型：长方形圈足簠。根据圈足变化又可分为如下五个亚型：

Aa 型：圈足无缺口铜簠。标本见故宫博物院藏的龙纹簠，器身呈长方形圆角，腹壁斜收呈斗状，盖与器身子母口扣合，盖圈小于圈足，口沿、颈部圈足都饰龙纹，肩腹饰瓦楞纹（图一）。

Ab 型：果叶形缺口圈足簠。根据铜簠腹部变化可分为三式：

I 式：腹壁斜直，器盖和器身相同，圈足缺口很浅。标本见三门峡 M2001 出土的虢季簠，斗形深腹，器身饰夔龙纹，口沿饰重环纹，圈足饰窃曲纹，盖底及器底均有铭文“虢季作宝□永宝用”^[5]（图二）。又 1974 年蓝田指甲湾出土的仲其父簠^[6]，兽首形小半环耳，长方形口外侈，口沿饰一周重环纹，腹壁饰环带纹，圈足饰一周变形窃曲纹。

II 式：斜腹壁上端折成直壁，长度不到整个腹深的一半。标本见河南淅川下寺 M3 出土的铜簠^[7]（图三），两对兽首半环耳，圈足极矮且外撇，通体素面。1973 年湖北江陵岳山出土的铜簠，襄樊 1977 年征集的铜簠都属此式^[8]。

III 式：直壁超过腹深的一半。标本见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及铸客簠，器腹折壁极宽，几乎已使整器呈方形，圈足极矮有台阶，足上缺口很大，表现出很晚的形制特征^[9]。另外楚王墓出土的王六句簠亦属此型（图四）。

Ac 型：梯形缺口圈足簠。根据铜簠腹部变化可分三式：

I 式：腹壁斜直。标本见山东长清仙人台周代墓葬出土的铜簠，四兽首半环耳，圈足微侈，周身饰侧面象纹，盖顶及圈足饰窃曲纹，盖底和器底都有铭文^[10]（图五）。1960 年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的铜簠，1977 年扶风云塘窖藏出土的伯公父簠，河南陕县上村岭 M1820 出土的铜簠等都可归此型^[11]。

II式：斜腹壁开始折出一段直壁，但还不及整个腹深的一半。标本见山东滕州薛国故城 M1 出土的铜簋，折壁很短，半环形兽首耳，缺口较浅，盖顶饰窃曲纹，口沿下饰几何纹，腹部饰象纹^[12]（图六）。1979 年湖北随县城郊出土的铜簋亦属此式^[13]。

Ad 型：弧形缺口圈足簋。

I 式：腹壁斜直，圈足缺口呈半椭圆形，见山东沂源菇子平西周晚期墓出土的铜簋，器身饰变体夔龙纹，圈足饰重环纹（图七）^[14]。

II 式：腹部出现折壁，标本见湖北麻城李家湾楚墓出土铜簋，折壁已经较宽但不到腹深一半，通体饰蟠虺纹^[15]（图八）。属于此式的还有山西侯马上马村 M13 出土的铜簋，四半环耳，腹部已出现直折壁，接近整个腹深的二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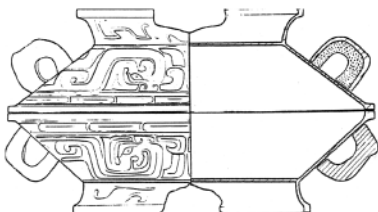
弧形缺口相对较小，圈足四角呈曲尺状，通体素面。尉氏河东周村出土铜簋，山东凤凰岭东周墓器物坑出土的铜簋^[16]，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铜簋。

Ae 型：凸形缺口圈足簋。此型铜簋数量较少，出现的也比较晚，而且一出现腹壁就有折棱。山西长治分水岭 M270 出土的铜簋^[17]，半环形对耳，凸形缺口较深，腹部有一段直壁，还不到腹深的二分之一，通体素面。河南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出土的铜簋可归此型。山西长治分水岭 M26 出土的铜簋，直壁接近整个腹深的一半，兽首环耳安置在折壁处，器口饰一周卷云纹（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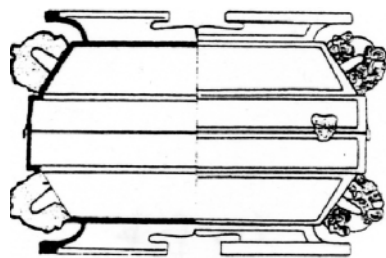
B 型：无圈足，器底下直接四足铜簋。依据器足不同又可分三亚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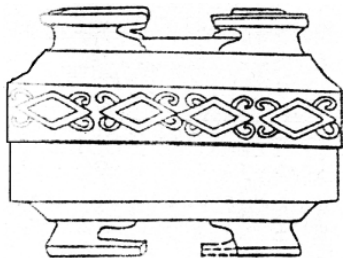
图一 Aa 型龙纹簋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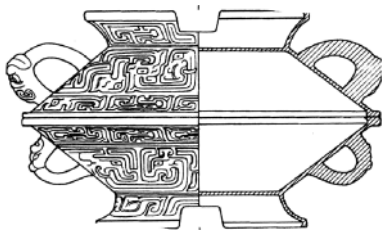
图二 Ab 式三门峡 M2001 出土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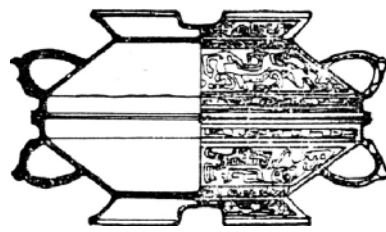
图三 河南淅川下寺 M3 出土簋



图四 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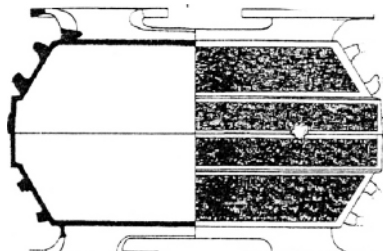
图五 山东长清仙人台出土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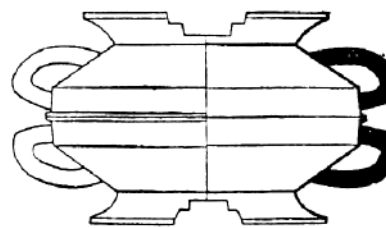
图六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出土簋



图七 山东沂源菇子平出土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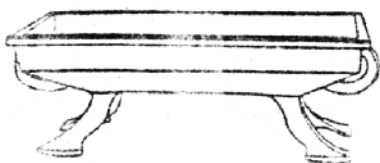
图八 湖北麻城李家湾出土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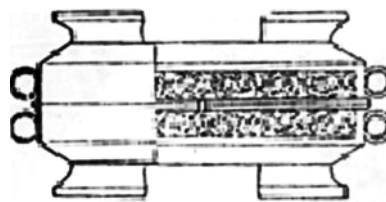
图九 山西长治 M270 出土簋



图一〇 山东肥城小王庄出土簋



图一一 齐陈曼簋



图一二 山西潞城潞河 M7 出土簋

Ba型：腹底接四动物形足。标本见山东肥城小王庄出土的铜簋^[18]，腹部有短折壁，四个螭耳，口沿饰变形窃曲纹，腹饰窃曲纹，四足为疾走的动物形象，造型奇特，目前仅见此一例（图一〇）。

Bb型：器底接四长斜足。如齐陈曼簋，兽首形耳，折腹，折壁长度近腹深一半，器底接四长斜足，足底呈曲尺形。通体素面（图一一）。

Bc型：器底下接四曲尺形足。此型出现时间晚，数量也不多，应是由Aa型Ⅱ式铜簋演变而来的。标本见山西潞城潞河M7出土的铜簋^[19]，器身扁长，折壁长度已超过整个腹深的一半，腹饰蟠虺纹。山西长子牛家坡M7出土的铜簋^[20]亦可归为此型（图一二）。

二

根据上面对两周青铜簋作做的型式分析，结合以上各式青铜簋之间的相互关系，可初步把两周青铜簋分为五期。

第一期：目前只见Aa型铜簋，从所饰纹饰来看时代应在西周中期，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铜簋。其圈足完整，其他缺口圈足铜簋皆是由此型铜簋而来。

第二期：西周晚期。流行Ab型Ⅰ式和Ac型Ⅰ式青铜簋，Ba型铜簋仅一件。蓝田指甲湾出土的仲其父簋，函交仲簋，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铜簋都以环带纹、重环纹或窃曲纹这些西周晚期才流行的主流纹饰作为主题纹饰，再结合与之同出的其他青铜器形制纹饰乃至铭文，可推断在西周晚期。

本期的青铜簋因为才出现，所以在形制及纹饰方面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表现在器形上是方形直口，腹壁斜收，器身及盖皆呈长方形斗状，有四个兽首半环耳，长方形圈足较高，圈足上的缺口都比较浅；纹饰则以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最为多见，少数铜簋腹部饰卷龙纹。因长方形器底平坦，便于书写文字，故本期簋底铭文比较多见。

第三期：春秋早中期。Ab型Ⅰ式和Ac型Ⅰ式铜簋依旧较多见，但同时也新出了Ab型Ⅱ式、Ab型Ⅲ式、Ad型Ⅰ式和Ae型，形式丰富，是铜簋发展的兴盛期，本期青铜簋的一个显

著特点就是铜簋腹部加深，器身和器盖口沿下出现一段折壁，早期折壁较短，中期折壁逐渐增长，但还不到整个腹深的二分之一。另外青铜簋的长方形圈足上的缺口除了果叶形和矩形之外，还出现了凸字形和弧形，缺口内凹较大，圈足外侈。长方形器底上铭文仍较多见。装饰的纹饰有相当一部分还延续西周晚期流行的窃曲纹、重环纹、环带纹、鳞纹等，但同时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春秋时期才有的蟠螭纹和蟠虺纹开始在铜簋上逐渐流行，有一部分铜簋通体素面。如滕州薛国故城M48出土的铜簋形制和纹饰都是西周晚期常见的，而M1出土的铜簋开始出现很短的折壁，到M4出土的铜簋折壁就相对增长了。本期铜簋的纹饰风格较前有明显改变，出土铜簋的整个青铜器群也都体现出新时代的特征。

第四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Ab型Ⅰ式和Ac型Ⅰ式铜簋已经很少见或不见，上期出现的Ab型Ⅱ式、Ab型Ⅲ式、Ac型Ⅱ式和Ad型Ⅰ式多见，新出的Ac型Ⅱ式成为本期及以后铜簋最常见的形制，因铜簋腹部折壁的不断加长，整个器形已经和西周晚期的斜壁斗状相去甚远，说明铜簋发展至此已经基本定型。Bc型和Bb型铜簋虽亦是本期新出类型，但与圈足铜簋相比出现时间晚，数量少，流行时间也很短，不能体现发展演变的新方向。本期铜簋器盖和器身的折壁有些已经超过腹深的一半，圈足缺口增大，有的缺口甚至已经把长方形圈足分成了四个独立的曲尺形足。纹饰以细密精致的蟠虺纹为主，简单而单一，铜簋数量及器底铭文亦明显较前减少。

第五期：战国中晚期。本期铜簋未有新的型制出现，仅有少量的Ab型Ⅲ式和Ad型Ⅱ式见于较大型墓中。本期铜簋不仅型制单一，制作草率，而且数量急遽减少，多为素面，铭文少见，这些都表明铜簋已急趋衰落，将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由上可以大致看出两周时期的铜簋发展演变的基本轨迹，器腹逐渐加深，斜直腹壁上端出现折壁，折壁长度不断加长，直至超过整个腹深的一半；器足由圈足到四足，圈足上缺口从无到有，缺口不断增大。

三

西周与商代文化的差异表现在青铜礼器上就

是西周贵族们“重食器，轻酒器”，自西周建国至西周晚期始于商代的一些传统酒器大为减少，与此同时许多食器如鼎、簠、豆、甗、鬲等无论从数量或形制上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此外还有新出种类，椭圆形腹的簠和长方形斗状的簠就分别出现于食器大盛的西周中晚期，显然簠同簠一样都是周人重食文化的产物。

青铜簠出现于西周中期，流行于春秋早中期，簠正相反，簠出现于西周中期，衰败于春秋早期，从时间上看，簠的出现恰好接替了簠。西周晚期墓葬中虽有以往的鼎簠食器组合，但鼎簠已是最基本的食器组合形式，春秋早期始鼎簠食器组合逐渐增多，簠几乎取代了簠的地位。陕西蓝田指甲湾出土簠2盘1匜^[21]，这种无鼎的食器水器组合充分体现了簠的地位。山东沂源出土的青铜礼器组合为鼎5簠2簠2彝1壘1壶1盘1^[22]，两簠两簠和五鼎的配置与传统的五鼎四簠组合形式类似，其中两簠很显然是代替两簠与鼎搭配。这与西周晚期簠代替簠的组合相同。山东泰安出土的礼器组合是鼎2簠1壶1^[23]，属传统组合形式，山东长清两处墓地都只出这种单纯的食器组合鼎2簠2^[24]，山东滕州M1出土的礼器组合是鼎8鬲6簠6簠2壶3盘1匜1^[25]，这两处组合充分体现食器在礼器中重要地位，鼎只配以簠或鼎簠相配再加以簠足以说明簠地位之重要。稍晚的湖北枝江百里州出土的礼器组合是鼎3簠1壶1盘1匜1^[26]，湖北江陵出土的礼器组合是鼎1簠1壘1盘1匜^[27]，湖北麻城出土的礼器组合是鼎5敦2簠1壶1缶1盘1^[28]，山西长治M270出土的礼器组合是鼎10敦2簠2壶2壘2盘1匜1^[29]，江苏何山礼器组合是鼎5簠2盃1缶1匜1盘1^[30]，这些比较清楚的组合中饪食器是以鼎簠、敦作为基本组合形式，簠很少见，而簠几乎不见，可参见附表搜集的墓葬资料，食器中簠仅有两例，这绝不只是偶然。另外铜簠常以形近的两件同出，这一点也与簠相似。

综上，铜簠在流行时间上正好与簠相交接，在用途上二者又都是盛食器，且簠铭文中也有用盛稻粱的记载，说明簠确实在一定时期逐渐取代了簠与鼎构成组合。由于簠由簠演变而来，且鼎簠食器组合成为西周晚期基本的组合形式^[31]，故簠在逐渐取代簠的同时也间接代替了簠，基本

上二者不同出。当然这种取代不是完全绝对的，因时间和地域文化等因素，在一些大中型墓中簠与簠或簠甚至同时存在。例如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墓室面积19.9平方米，出土鼎10簠9簠1，M2006墓室面积16.5平方米，出土鼎3簠2簠1。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方形器相对数量很少，它们在同类青铜器或独立的青铜器群中享有较高地位，具有抬升组合的作用，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重要体现，如方鼎和方簠都是同类器中的佼佼者。产生于食器发达的西周文化之下的青铜簠，以其独特的器形极大丰富了两周食器，体现了周人追求食器形式多变的心理。

簠簠两器在器形的某些部位上呈现出不少相似之处。铜簠在器形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始至终器身和器盖对称，搜检两周时期的簠如晋侯对簠器盖上的钮和器足相同，盖上的纹饰也和器身相同。伯宽父簠圈足有四个较大矩形缺口，盖上则进一步简化成四个曲尺形钮，这应是考虑到承重原因，西周晚期的蓼生簠也是这种情况，两器的器盖与器身纹饰均相同。簠与簠最相似的地方体现在器足上。簠自西周中期出现圈足上就见有缺口的，簠则是一出现圈足上就有缺口，这一点显然是受了簠的影响，横宽的圈足上有了形态上的变化，增添了观赏性，同时又节省了铜料^[32]。簠圈足上较早出现的是果叶形和长方形缺口，这两种形制的缺口在簠的圈足上也是较早出现的，如西周中期的伯车父簠和西周晚期的伯宽父簠，矩形缺口较浅。西周晚期的伯太师簠和梁其簠圈足上都是形似果叶的缺口，这些现象与同时期出现的簠圈足上的缺口完全相同，甚至战国出现的四柱足簠和动物形足簠也可在簠中找到模型，如齐陈曼簠器底接四个斜长足，与传统的圈足簠差别较大，这种情形与召伯虎簠及矢賁簠如出一辙，只不过因簠器身横长考虑到承重而四足外撇，动物形足如Ba型铜簠与京叔簠^[33]神似。食器簠与簠的关系密切还表现在铜簠的出现是簠在春秋时期很快被淘汰的一个潜在因素^[34]。

虽然簠与簠关系密切，却不能就此推断簠是因簠而生，因为两器在器形上一方一圆相去较远。

四

通过以上对铜簠演变规律的分析，可以看出

铜簋在两周时期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鼎盛直至消亡的过程。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绝大多数都仿自于同类的陶器,如铜簋、铜鬲、铜爵分别源于早期的陶簋、陶鬲和陶爵,然考察西周中期始出现的铜簋,其器形规整,花纹细腻,铸造技术亦相当成熟,而早期陶器中又未见陶簋之模型,所以铜簋仿自陶簋的可能性不大,倒是战国时期的一些墓葬中有仿铜陶簋出土。郭宝钧先生曾在分析铜簋由斜壁变化为折壁的原因时说,簋的前身,仿竹编的筐为之,竹编器器腹原不深,故铜簋初制均无直壁,浅腹。春秋中期始,方有折壁式,容量显然加大,此式一直沿用至战国末叶无大变^[36],这一分析对铜簋折壁的出现及流行时间的判断也与本文所述基本吻合。我们现在所知时代最早的Aa型龙纹铜簋,其形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竹筥(筐)形状甚为相似,抑或能为我们追溯铜簋之产生提供线索。《说文解字》:“匡,饭器”,《诗经·良耜》:“载升及吕”,传曰:“筐吕所以盛黍也”,可见匡也可用作盛粮之器,当是簋的异称^[36],此说有一定道理。对此我们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并需做深入研究。

铜簋在春秋晚期开始逐渐衰落,战国早期以后更是少,究其原因或有如下几点:

其一,由出土铜簋统计表可以看出,铜簋的出土地域相对狭小,地点比较集中,分布在山东、湖北北部、河南、山西、陕西,其中山东、湖北和河南最为集中。山东的鲁国在西周初本就是周公的封国,在诸侯国之中周文化保留的最多最长,所以从大量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在春秋早中时期青铜文化比中原地区发展的还要快,物极必反,到了战国时期较小的范围反过来可能束缚了自身的发展。据(表一)可以看出铜簋主要出土在中小型墓葬中,说明使用者基本上都是一些中小贵族,到了战国纷争时期这些中小贵族多被兼并,故青铜簋几乎只在个别大贵族墓如曾侯乙墓中出土,这是为显示身份和实力而保留下来的。

其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争霸,礼崩乐坏,总体上青铜器的发展已趋于衰落。青铜器开始向实用化发展,一些方便实用的生活用具如带钩、铜镜、量器、货币,战争武器如弩机等开始大量出现。相比之下自西周以来的铜簋器形复杂,所需铜料又较多,其废料不经济

实用的劣势就凸现出来,最易被新兴的地主阶级所淘汰。

其三,考察战国时期墓葬中的青铜礼器组合,战国早期礼器已是鼎豆壶这一基本组合,战国中期又表现出鼎敦壶的特征,甚至到战国晚期又出现了鼎盒壶的组合形式,再联系商代、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之际的鼎簋、鼎鬲、鼎簋这几种组合形式,充分说明以鼎为核心,与鼎组合的食器相对不稳定性,不断被替代这一规律。食器敦新兴于春秋中期,与鬲一样是簋的派生物,发展历史长,式样多,而且在较大墓及较小墓中出土^[37],到春秋晚期的时候敦和豆就已经在食器中比较广泛的使用,有时与鬲簋共存,在更广泛的地区甚至取代簋与鼎配置,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铜簋的发展空间,加速了铜簋的衰败。

注释:

[1] 高明:《鬲、簋考辨》,《文物》1982年第6期。
唐兰:《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青铜器的重要意义》,《文物》1978年第3期。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2][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第9册4612页,中华书局1994年。

[3][10][24] 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县仙人台周代墓地》,《考古》1998年第9期。

[4][12][25] 山东省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察和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编著:《三门峡虢国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

[6] [22] 吴镇烽:《山西永寿、蓝田出土西周青铜器》,《考古》1979年第2期。

[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8][29] 襄樊市博物馆、谷城县文化馆:《襄樊市、谷城县馆藏青铜器》,《文物》1986年第4期。

[9] 殷涤非:《关于寿县楚器》,《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李景聃:《寿县楚墓调查报告》,《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13]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14]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沂源姑子坪西周墓出土的铜器》,《考古》2003年第1期。

[1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麻城李家湾春秋楚墓》，《考古》2000 年第 5 期。

[16] 《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7 年。

[17]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长治分水岭 269、270 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 年第 2 期。

[18] 齐文涛：《概述山东近年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 年第 5 期。

[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 年第 6 期。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 年第 4 期。

[23] 襄樊市博物馆等：《襄樊市、谷城县馆藏青铜器》，《文物》1986 年第 4 期。

[26]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州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 年第 3 期。

[27]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大队出土一批春秋铜器》，《文物》1982 年第 10 期。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麻城市李家湾春秋楚墓》，《考古》2000 年第 5 期。

[30]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文物》1984 年第 5 期。

[31]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774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2] 张懋镠：《两周青铜盨研究》，《考古学报》2003 年第 1 期。

[33][34] 贺达炘、师小群：《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青铜器撷英》，《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13 辑，三秦出版社 2006 年。

[35]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第 137 页，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36] 孔德成：《簋、簠、觚、觶说》，《说文月刊》四卷合刊本。

[3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 年第 6 期。

附表：两周青铜簋统计表

器名	口径 - 通高(cm)	花纹	铭文	出土地点	墓室面积(m ²)	共存青铜礼器	资料来源
寺召簋	28×24.5-8.7	夔龙纹窃曲纹	23	山东长清	11.9	鼎 2 簋 2	《考古》1998 年 9 期
止子簋	30.8×25.5 - 22	夔龙纹窃曲纹	15	山东泰安		簋 2	《文物》2004 年 12 期
止中簋	27.7×23.3 - 17	环带纹窃曲纹	17	山东长清		鼎 2 簋 2	《文物》2003 年 4 期
窃曲纹簋	28.5×24.8 - 17	夔龙纹窃曲纹重环纹	无	山东沂源	28	鼎 5 簋 2 簋 2 彝 1 壺 1 盘 1 剑 1	《考古》2003 年 1 期
鲁侯簋	29×23-20	窃曲纹夔龙纹	15	山东泰安	6.4	鼎 2 簋 1 壶 1	《文物》1986 年 4 期
叔姜簋	33×24.8 - 22	蟠虺纹	19	湖北郧县	11.3	鼎 2 簋 2 缶 2 匜 1	《考古》1998 年 4 期
叔姜簋	30.4×23.2 - 22	蟠虺纹	19	同上	11.3	同上	同上
王孙鬲簋	28.8×22.6-23	蟠虺纹	8	湖北宜昌		鼎 4 簋 2 缶 1 勺 1	《考古学报》1988 年 4 期
义工簋	36.4×21.3-11.3		8	河南潢川		鼎簋 1 盘壶盆 1 盃 1	《文物》1980 年 1 期
蟠虺纹簋	30.5×22.8-18	蟠虺纹	无	湖北枝江	8	鼎 2 簋 2 缶 1 盘 1 匜 1 瓢 1	《文物》1989 年 3 期
蟠虺纹簋	23.8×18 - 17	环带纹垂鳞纹	无	湖北襄樊		簋 2	《文物》1986 年 4 期
蟠虺纹簋	23.5×30.2-18.6	蟠虺纹	无	湖北谷城		鼎 5 簋 4 甗 2 壶 2 盘 2 斗 1	同上
窃曲纹簋		窃曲纹	无	山东滕县	15	鼎簋 2 簋 2 盘 1 匜 1	《文物》1981 年 9 期
中庆簋	30×23.5-19.3	蟠螭纹	23	湖北随县	5.6	鼎 1 簋 2 甗 1 编钟 5	《文物》1980 年 1 期
蟠虺纹簋	大小不详	蟠虺纹	无	山西太原金圣村	101.2	鼎 25 豆簋 3 壶鬲盃盨盘匜甗甗	《文物》1989 年 9 期
曹公簋	27.5×21.5 - 8.5	蟠虺纹窃曲纹	22	河南淮阳		簋 1 盘 1	《中原》1981 年 2 期
蟠虺纹簋	大小不详	蟠虺纹	无	郑州尉氏		鼎 2 簋 4 簋 2 盘 2 壶 1 甗 3 匜 1	《中原》1982 年 4 期
蟠螭纹簋	23.5×16.9-19.5	蟠螭纹	无	山西长治 M2	30.4	鼎 8 簋 6 簋 2 鬲 6 盘 1 壶 3 匜 1	《考古学报》1991 年 4 期
长子簋	23.5×29-19.3	蟠虺纹	38	上博藏			《文物》1964 年 7 期
乐子簋	20×26-3.9	蟠虺纹	34	同上			同上
考叔簋	28.8×21.6-21.2	窃曲纹	30	湖北枝江百里州		鼎 3 盘 1 匜 1 壶 1	《文物》1972 年 3 期
仲赤簋	28×24-16.3	窃曲纹卷龙纹	17	山东滕县		仅 4 件簋	《文物》1978 年 4 期
仲安簋	29-16.5	窃曲纹卷龙纹	15	山东滕县		仅 4 件簋	《文物》1978 年 4 期
密姒簋	28.4×24.3 - 8.5	弦纹	13	陕西扶风齐家村窖藏		鼎 2 甗 1 匜 1 簋 8 壶 4 盨 1 盘 1	《文物》1978 年 11 期
伯公父簋	28.4×23 - 19.6	环带纹窃曲纹	61	陕西扶风云塘窖藏			《文物》1982 年 6 期
治遗簋	25.5×22.5 - 9.5	环带纹重环纹		扶风庄白窖藏		鼎 1 甗 1 盨 1 簋 1 匜 1	《陕西出土青铜器 2》
蔡公子簋			8	河南潢川		鼎 1 簋 1 壶 2 盘 2 甗 1	《文物》1980 年 1 期
射南簋	28×23-7.8	夔龙纹重环纹	6	山东邹县			《考古》1965 年 11 期
蔡侯簋			6	安徽寿县	60	鼎 18 簋 8 鬲 8 簋 4 敦 2 豆 2 壶	《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

曾侯乙簋	31.4×24.1-26.2	蟠螭纹	7	湖北随县 C122	220	鼎 20 鬲 10 簋 8 簋 4 豆 3 等	《曾侯乙墓》
曾侯乙簋	31×24-25.4	蟠螭纹	7	湖北随县 C123	220	同上	《曾侯乙墓》
曾侯乙簋	31.3×24.1-26.6	蟠螭纹	7	湖北随县 C124	220	同上	《曾侯乙墓》
曾侯乙簋	31.3×24-25.9	蟠螭纹	7	湖北随县 C125	220	同上	《曾侯乙墓》
滕簋	30.5×23.4-18	蟠虺纹	26	湖北江陵		鼎 1 鬲 1 簋 1 盘 1 匜 1 盂 1	《文物》1982 年 10 期
蟠虺纹簋	33×24.8-22	蟠虺纹	无	湖北郧县	11.3	鼎 2 簋 1 缶 2 匜 1	《考古》1998 年 4 期
蟠虺纹簋	30.4×23.2-22	蟠虺纹	19	湖北郧县	11.3		同上
仲其父簋	30×23-24.6		6	陕西蓝田		簋 2 盘 1 匜 1	《考古》1979 年 2 期
蟠虺纹簋	29.4×22-18.6	蟠虺纹	无	湖北麻城	8.3	鼎 5 敦 2 壶 1 缶 1 盘 1 簋 1	《考古》2000 年 5 期
虢叔簋	23.5×28-9	重环纹环带纹	10	山东青岛征集			《文物》1964 年 4 期
素面簋	30×25.5-20	素面	无	山西侯马上 M13	19.8	鼎 7 鬲 2 甗 1 敦 4 壶 2 盘 1 匜 1	《考古》1963 年 5 期
素面簋	17.8×21.5-19	素面	无	山西长治 M270	25.3	鼎 10 敦 2 簋 2 壶 2 盘 1 匜 1	《考古学报》1974 年 2 期
蟠虺纹簋	29.2×22.5-20	蟠虺纹	无	山西长治 M269	25.8	鼎 9 鬲 4 甗 1 敦 2 壶 2 盘 1 簋 2	《考古学报》1974 年 2 期
窃曲纹簋	27-17	象纹窃曲纹	无	山东滕州 M1	36.4	鼎 8 鬲 6 簋 6 簋 2 壶 3 盘 1 匜 1	《考古学报》1991 年 4 期
蟠虺纹簋	24.5-20.5	蟠虺纹	无	山东滕州 M4		鼎 11 簋 6 簋 2 壶 3 盘 1 匜 1 盂 1	《考古学报》1991 年 4 期
蟠虺纹簋	23.5×11.9-19.5	蟠螭纹	无	山东滕州 M2	30.4	鼎 8 簋 6 鬲 6 簋 2 壶 3 盘 1 匜 1	《考古学报》1991 年 4 期
窃曲纹簋		窃曲纹	无	山东肥城		鼎 2 簋 1 壶 2 鬲 2 盘 1 匜 1 勺 1	《文物》1972 年 5 期
窃曲纹簋	30×24.5-15.5	夔龙纹窃曲纹	无	山东临朐		鼎 3 鬲 2 簋 2 盘 1 匜 1 壶 1	《文物》1983 年 12 期
窃曲纹簋		窃曲纹		山东临沂凤凰岭	106.6	鼎 7 甗 1 簋 2 敦 3 盆 3	《临沂凤凰岭东周墓》
蟠虺纹簋	30.2-18.2	蟠虺纹	无	湖北随县		鼎 5 簋 4 簋 1 壶 2 甗 1	《考古》1982 年 2 期
蟠虺纹簋	22×30-19.6	蟠虺纹	无	江苏何山		鼎 5 簋 2 盂 1 缶 1 匜 1 盘 1	《文物》1984 年 5 期
丰伯簋	31.4×25.8-21.6	夔龙纹窃曲纹	14	三门峡虢国 M2006	16.5	鼎 3 甗 1 鬲 4 簋 2 壶 2 盘 1 盂 1	《文物》1995 年 1 期
虢季簋	30.8×23.7-17	夔龙纹重环纹	8	虢国墓地 M2001:78	19.9	鼎 10 簋 9 鬲 8 簋 1 壶 4 盘 4 盂 3	《三门峡虢国墓地》
夔龙纹簋	29.4×23.8-17.6	夔龙纹	无	虢国墓地 M77		同上	同上
窃曲纹簋	27×22.6-8.2	窃曲纹龙纹	无	虢国墓地 M2121:1	不详		同上
窃曲纹簋	26.6×22.4-8.4	窃曲纹波曲纹	无	虢国墓地 M2121:8	不详		同上
夔龙纹簋	29.6×22.4-16.6	夔龙纹窃曲纹	无	虢国墓地 M2017:6	9.84	鼎 2 簋 1 簋 1(明器)	同上
龙纹簋		龙纹重环纹	无	虢国墓地 M2012:14	20.67	鼎 11 鬲 8 簋 1 甗 1 簋 14 壶盘	同上
蟠虺纹簋	28.9×21.7-22	蟠虺纹云纹	无	河南辉县琉璃阁 M 甲	113.3	鼎 15 鬲 4 簋 4 豆 8 簋敦盘匜	《辉县琉璃阁》
蟠虺纹簋	29×21-21	蟠虺纹	无	同上	113.3	同上	同上
蟠虺纹簋	30×24-20.5	蟠虺纹	无	琉璃阁 M 乙	69.2	鼎 10 鬲 4 簋 4 豆 1 壶 1 簋敦	《辉县琉璃阁》
蟠虺纹簋	24×30-21	蟠虺纹	无	同上	69.2	同上	《辉县琉璃阁》
蟠螭纹簋	30.6×23-12.7	蟠螭纹	无	河南新蔡	145	豆 1 簋 1	《新蔡楚墓》
番妃簋	31×24-17.8	蟠虺纹	36	河南浙川下寺 M8:1	40.8	鼎 1 簋 4 匜 1 盂 1 等	《浙川下寺春秋楚墓》
何次簋	29.5×22.9-18.8	蟠虺纹	34	河南浙川下寺 M8:2	40.8	同上	同上
何次簋	29.2×23.3-19.5	蟠虺纹	30	河南浙川下寺 M8:3	40.8	同上	同上
棚簋(甲)	32.2×24.5-24	蟠虺纹	3	河南浙川下寺 M1:44	70.3	鼎 13 簋 1 簋 2 缶 4 盘 1 匜 1 壶 2	《浙川下寺春秋楚墓》
棚簋(乙)	32×23.9-23.9	蟠虺纹	3	同上 M1:45	70.3	同上	同上
蟠虺纹簋	30×22.3-19	蟠虺纹	无	河南浙川下寺 M36	12.7	鼎 2 簋 2 盘 1 匜 1 缶 1	同上
蟠虺纹簋	31.4×22.7-19.4	蟠虺纹	无	河南浙川下寺 M36	12.7	同上	同上
蟠虺纹簋	29.5×22-22.5	蟠虺纹绶索纹	无	河南浙川下寺 M11	11.1	鼎 3 簋 2 敦 1 盘 1 匜 1 缶 3	同上
蟠虺纹簋	29.5×22-11.9	蟠虺纹绶索纹	无	河南浙川下寺 M11	11.1	同上	同上
蟠虺纹簋	27.9×21.3-20.8	蟠虺纹	无	河南浙川下寺 M10	22.6	鼎 4 簋 2 盘 1 匜 1 缶 4	同上
蟠虺簋	27.7×21.4-21.2	蟠虺纹	无	浙川 M10	22.6	同上	同上
彭宇簋	32×24-20	蟠虺纹	32	河南南阳		鼎 3 簋 2 壶 2	《中原文物》1982 年 1 期
子季簋	30×23-21.5	蟠螭纹	20	河南襄阳		鼎簋敦盘匜	《江汉考古》1983 年 2 期